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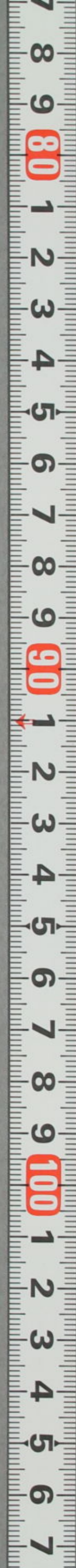


穀堂遺藁抄



和
1319
1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圖
第一
寄第
第
第
號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
1.319
1-4

天保甲辰九月刻

穀堂遺稿抄

清風堂藏版



穀堂詩文鈔序

穀堂先生天資穎敏咳唾成章吹
刺幄、數百千之五步、以嗟之捷不
過、則人翕然稱之曰先生海內詩
豪也、錘心而獨授、條鏗而春籠、振素
澆之菁華、侵入韓蘄之室、則亦嘆、
唯美曰先生尚今文、宗也、究九經之



真海云一丈一浩瀚學林一深遠
出庠一森蔚並而有之則世崇仰之曰
先生為世碩儒也詩氣文宗碩儒一
名彰而先生一所以為先生者不可
克也爾茲之為山也望一晴窗如畫
月時積翠臨海朝曦照水閃燭輝輝
蒼煙凝而點黛香索而爾嶽一清白

目果安在也挂海一水天色晏澁則
水波不動乎帆如孩千急疎峙澄雅
一士莫不欣愛風怒而打則浩濤振
聲聲如雷吼舟子候父神悼而膽慄
而播海壯觀一妙未始存乎此也富
嶽在萬山中宮曉特秀無倫以者是
為嶽之真面目也挂海一水容納百

川吐吾日在焉不見其際者是播海
壯觀之妙也先生矜持人之才括是
世之輩後見迴出羣儒之表德冠
廟於人其不包涵內之所存如天之
充祐然後暢乎外故吐而為詩則雲
錦耀目發之于文則如我風翔天然
未始句栴字鍊而自能若此其妙學

也亦然夫物有源有本探其源則委
自明得本則枝葉茂矣先生之才
之德之美如流而知之暇道多端而
莫近也切於文詩克明先生之雅素
則能詩之言去固可以見先生才之
秀采先生之嘉蓄則觀文之妙道
尤可以識先生位之欲先生之所以

高且大正不必外於文詩而徒求也
世人未能洞悉先生之內美而欲特
在文詩上推測宜乎其不能悉先生
也甲辰之秋從子元戎將合先生浩
寫文鈔與詩鈔而編梓燧叢序
其詩鈔而文鈔則未也故元戎更屬
弁之半燧一外角來東武而先生留

西紀素片闕然風焉不及而中書先
生東游或征役前後得合葬者三二
十載考經質文史庶幾不鈔雖名為
忍季而思吾父師願以燧叢為一久
而其於先生間不免求之詞藻之末
難以燧叢昧之然亦先生之才德實
有不易窺必者為抑羔鉅去其聲寔

質粹者其光輝先生既沒未半一
益重人多能先生遺集於茲才德者
松恩者一庸衆未能諳悉先生之全
故尚論以詒世一讀妙編者

天保甲辰壯月 古賀堤梓并書



序



初送之入關左未及既旅服以文為
贄渴先生於清風樓之先生欣然掃
榻喚酒以間授筆贄之曰於我有光
者此文耳逸時竊謂先生清望高於
一世么麼之文何為有光於先生不
幾於戲謔為虐耶既而惕然自咎曰

是蓋大匠之無棄材也非先生孰能
了人於一杯酒者是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先生之授上游才人文士之
持謁及門者不知幾而先生迎而引
之引而見之一技之長必收之隻辭
之美必錄之揄揚之獎借之薦之於
人而贊之於世懂之為以不及為恐

宜乎學者翕然宗之俊才髦士麟次
窟聚門下之盛蔑以尚也抑才之可
憐則然矣予可憎亦莫甚於才為有
靡辭硬語新奇相軋而不自已者為
有強學泛覽汗漫自恣而無所歸者
為有大言囁氣盤礴不羈而不可制
者為如此而不知所以裁之耶門下

之盛反為無用長物之淵藪矣而先生抑其過而掖之不及鼓之舞之以盡其才變成鬼然蔚然之文不以其可憎者為怪而為憐此先生之文在人而不亡者非耶然而先生之即世一時俊髦相踵淪謝之幸而未死者頑然僕遯逸輩一二而止耳安為先

生之文在人而不亡哉竊見佐嘉侯尊儒術之教法恢張先世泰國公之遺績文風汎々烜赫於西海之表方今列國爭聞之此文明也雖固出於天資資英特之所致亦未必不由先生輔導啓沃以成之也則所謂先生之文在人而不亡者在于茲歟先

生襟度閑豁不設防矜與之遊猶御
快風而行空際浩然置人於清曠之
域其溢為詞章英光傑氣所向無前
雖或出于腕口肆筆之停恢奇雄放
天機間發未嘗不激之可誦也甚哉
才之文也之成文者非此文乎之憐
才者凡此才乎猗與偉矣屬者令嗣

元載刻其遺文命送序之嗚呼先生
之文在人也久矣而今命之不文如
送者無乃使于文之在人者不信于
世乎顧自旅服以文渴於函間相
從十餘歲矣觀感之源或有世不及
知者遂序以鳴于私室敢曰不負先
生之所贖哉

天保十五年龍集甲辰九月中浣
丹後野田送撰并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保十五年' and '丹後野田']

穀堂遺稿抄目錄

潛窩文草卷一

書

擬與留學生仲麻呂書

與檉字林公書

與神戸侯書

復伺菴書

與井南涯書

復豐后中島子玉書

與松田文學書

與永山二水書

答琴峽公子書

與息焉大夫書

與黃泉和尚書

卷二

序

奉送 恩公閣下序

奉賀鷹山公七十序

送東園侯序

送洪弟使小倉序

送棣芳東游序

送石川木蘭序

送人游松島序

送羽倉君之任中泉序

送松本魯堂序

送牟晉卿序

清音公子遺稿序

疏導要書序

卷三

記

明心樓記

萬餘卷樓記

明善堂記

泛菴記

曼玉亭記

邀月亭記

抑齋記

清風樓記

浮翠樓記

觀海記

芝庭記

昆平山莊諸記

彦岳行役雜記

卷四

論墓誌銘祭文

王安石論

始皇論

諫論

辨中村助教墓誌銘

祭賴子成文

卷五

雜著

讀二十二史劄記

讀侗菴續新論

讀戴氏叢書

題僧大含所藏賴子成耶馬溪圖

題金井莎村吞山樓畫帖

題柳淇園畫

劉仲安河上謫居詩卷後

東都百詠後

書大石良雄夫妻手簡后

自覺談題辭

先君子三集跋

松響閣筆話跋

侄增元服贈言

經會引

紙鳶說

原名

雲喻

偶筆一則

琴鶴堂詩鈔卷一

賦

夢昌平賦

金錢花賦

傲九歌

五言古

憶昔游

登權現山

踰冷水嶺

為仙臺大槻國手題桐

隱公子所畫淺園八彥圖

舟過播洋

東韻 北山多佳勝墨客法侶

往往而有予將結社設會出王游衍而韞

鎖未脫悵悒久之暇日聊摘鄙藻以貽山

中同志

題羽州象瀉圖 天保甲午祗役崎陽有

七言古

書西歸途中事寄東武諸友

得侗菴書答以詩

曹西亞使者

送洪弟晦卿于役浪華

古擣布石臼歌應白藤鈴木君需

贈備中菅茶山先生

送草棟芳東上時棟芳將從家君赴對州觀

聘韓之儀

磊塊歌贈井君亨

夢遊松島歌寄仙台古梁禪師兼謁大槻志

村二文學

酬賴春水先生見寄兼

簡春風杏坪二前輩

漏屋歎傲某體 贈石舜臣

為北筑山人題獅子圖

東奧岡巖山寄其新著青葱編賦謝

五 贈先鋒將軍歌

狗日拜年歸後有賦

題灞橋跨驢圖

讀岳武穆傳

書近況寄封內同志

卷二

五言律

賦得衣冠起暮鐘 曉行宮人燕之華

贈中村士德

送僧一能

春夜 觀獵

深宮怨

將家怨

海上怨

農家怨

自相

地球

醉吟二首

游北山得奇蟠根

題藤房遁世圖

閨怨

欲出遇雨

河上納涼

春雪

水上梅影

醉六堂醉別

壬辰除夜

春抄游靜古館

雁字

癸巳元日

農務村村急

五言排律

賦得春色滿皇州

賦得綠篠媚清漣

寄祭酒林公

賦得蟻穿九曲珠

賦得濯足萬里流

甲午馬日對梅有賦

借書

澹雅亭送原田生東游

兼寄東都同志得啣字

七言律

秋懷八首

病懷八首

贈僧良愚

蔡琰別子

贈塗維鷹

寄長崎檜林公極

示洪弟晉城

寄題東都復原樓

寄清瑩胡兆新 閑居

聞家君藏書盈萬喜賦

奉寄荻戾 夏山欲滴

琴形硯為堤氏 宗智寺此 藩祖廟祔

所在 賀賜金堂落成

寄賴子成 山寺

舟中 古戰場

早朝 蒞學特命士德講經詩

以賀之 雜感三首

梅岫樓 聞江都災二首

醉歸 擬寄留學生晁衡

寄題白河藩吉村大夫別莊

家君自對州聘韓之役過我肥展墓及其東

歸奉送到田城驛奉別時南筑安元樺島

二子亦送行在此悵然有賦恭用家君詩

礎于時辛未七月廿八日

寄懷大田南畝 寄僧古梁

寄大槻子繩 寄履軒幽人

聞議禦狄愾焉有述二首

朝陽病居詩以問之

半舫亭集

卷三

五言絕句

御調阪夜雨

青宮

野馬圖

題耕織圖

御溝新柳

知足菴雜咏二首

前川

近寺

江中對月

失題

靜古館

此中佳樓

蘿月徑

白雲扉

黑墳原

雙峯

玉水簾

嘉樹林

病餘韵語三十首

七言絕句

洲白蘆花吐

題明人清明上河圖

人有談大村兩書生如北筑將謁龜井南冥

聞其發狂不覩而歸戲賦

雪意

游河上

尚素堂

送月塘

偶題

莊子化蝶圖

題諸葛函山富岳圖

題草珮川登對州有明山圖

聞牟晉卿游名山有贈

豐王按摩圖不詳而東坡赤壁圖

寄廣殿峰林西書主雜咏二首

殘菊彈琴

插花煎茶

題玉蘊畫牡丹寄賴山陽

浪華與確齋夢岳游浮瀨樓

題雲龍圖賀正途中作

為冠山侯題女公子遺艸二首

春宮怨捫天巢

和栗翁自咏韵題詩佛玉池亭

觀劇哭倉柏卿

畫梅花濃春寺靜

聞人談富岳秋晴

醉歸題南湖山人圖

秋江夜泛祖逖擊楫圖

竹花生攜酒與花至

半面美人陶淵明

山靜如太古

新年偶題

賣花翁

小洞天卽事

題浴沂圖

不出院僧

新嫁娘

清曉卷簾

醉僧

村醉

聽隣人理箏

送人游蝦夷

楊貴妃圖

酬石醒齋見寄二首

游大興寺

收柑

刈蕎麥

春宵有思

送石梅師

冬山

大雪中從 駕獵大蛇溪上

春川釣魚

蘆花被

先君子歿後 坤 欲不朽全集而簡帙重大不能速營辦加以散佚頗多比年宦跡東西不遑校訂且收拾荏苒歷七年之久竊悚然於心矣今茲始取其晚年所自選潛窩文章琴鶴堂詩抄而公于世聊洩追慕之懷故書名皆仍舊不敢改而冠以穀堂遺稿抄若夫續刻全集則猶俟乎異日焉天保壬寅九月不肖 坤 謹識

潛窩文草卷一
 一會舉皆古之士
 而不下林林
 賦穀堂古賀燾溥卿著
 賦其思男氣與坤元載校
 書
 擬與留學生仲麻呂書
 仲麻呂足下無恙
 溟渤萬里
 鼉作鯨吞
 鱗信寥濶
 孰訴寸衷
 竊聞足下留學之久
 芳譽四馳
 唐朝天子多
 其才能
 特拜秘書監
 以異域之人
 驟擢清要
 實曠代
 之所未覩
 大文主上聞之
 抵掌咨嗟
 滿朝薦紳大夫
 以至鄉黨朋友
 亦莫不動色
 豔異是足下
 非獨榮其身
 足以華我
 大東
 替古之力
 何待揄揚
 雖然僕區

大書中
 春風
 大書中
 春風

區之婆心竊有所陳願足下聽而裁其可否夫狐死而丘首不忘本也況於讀聖賢之書而講仁義者乎夫西那之大文物之盛域中之所未有儒生文人之所竭蹶而奔赴況於天子親試其才公卿百執事與其周旋而推轂之乎足下之樂焉而忘歸固其宜也然而仕而受祿不歸本朝恐悖不事二君之義親戚鵠望朋友企予而愀然不省又違不遺故舊之教夫畱學之命本出於主上之特旨豐其資斧寬其期程將收以供廊廟之用其恩至渥矣故自足下之一髮一指一衣一食舉皆君上之物而不可有所私

安得狃乎宴安遷乎異物以俄忘其所天乎哉側聞唐朝天子穎異非常初政清明倚任姚宋開元之治不讓貞觀朝廷之上群賢茅茹燕許之大手筆李杜之詩才其他以材藝顯者焱飛景附雪煜其間傳播四裔及其晚年倦勤荒色姦相枋國艷妻牝晨胡兒跳梁直言路塞將士解體熟察人事遙揣時勢庸詎識不有異日北邊之鼓鼙動地而來乘輿蒙塵百僚嬰禍者乎當此時足下走乎萬國戎馬百無一生畱乎降賊稱臣生不若死進退維谷可醜可惡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待終日足下盍深思乎我礮礮之

邦 天統綿綿神道御國朝野晏然無狗吠之警
主上仁聖覃思文雅選舉之格詩歌之賞詔
令淑懿夙邁前古又能側席渴賢不厭吐握是在足
下方鴻漸羽儀之秋而況芳野之嶺花堆白雲三笠
之山月挂玉鏡皆若以待足下之詩之歌之者段而
雖有慈恩浮圖之遊長安酒肆之倡既非吾土臭味
不同足下安能忍以此易彼哉嗚呼朋友之義不可
緘默情思之殷深於海水臨風裁寄鬱悒曷勝唯速
回首以報去畱不一

與樾宇林公書

往日谷墅之游燾爲冠山老疾所從與而不由紹介
突如來如然公欣然延之坐之侯伯之間如澠之酒
如坻之穀加之以溪山之幽談論之快故莽蒼之地
數刻之頃而頓忘其在豪華之土與三千里外之異
鄉是公之大賚也辱陪之後直擬趨謝而蝟冗未果
六閑堂詩當登卽製呈而遷延未成懦慢之罪幸涵
恕燾以先人之故義當屢踵門牆候興居而禽鹿之
性强加冠裳欲逃不可狗俗亦不能而顧視彼連尻
樹頽婆娑權門仰鼻息作活者始不可堪竊謂人莫
才於在東都者也又莫俗於在東都者也其耽典墳

者多學齊人之乞墻其稱恬退者潛趨仕宦之捷徑其鑽之也深其飮之也巧試使高舉遠引之士袖手旁觀則醜態驚目臭氣中顙將號號然走而避之燾也非故爲簡傲而敢附高遠之流也平生冗與懶并加之以僻性不能自強姑從吾所好耳燾聞名閥之家爲之子孫者有極易而極難者矣何則奕世聲望漸被遐邇人人不能不推重是其極易者也祖先之豐功偉烈赫赫乎在人耳目其似續者人人莫不想聞其風采是其極難者也公生于胄監之世家歸然爲儒林棟梁其極難者莫過焉方今大人先生中興

之業炫目驚耳而公適當其堂構是極難中之又極難焉者且握天下之文柄而備朝庭之顧問地重職要孰加焉夫以公之才力斯數者何所不辨而燾不顧其猥賤敢陳之於左右者誠以前之所謂醜臭之徒緘口屏氣不敢言而雖淺陋若燾者亦在想聞風采之列也往日語及公鄴架之藏幸賜借觀則是以明燭之未照惠鮮貧女也敢布腹心時維清和文況迪康猶幸自重以副翹望不乙

與神戶侯書

昨忝寵招垂青篤摯三爵之後豪談泉湧而君侯欣

然莫逆如孟嘗之於馮驩，何其風流醞藉，乃爾竊視君侯於時俗滔滔之中，能好學下士，躬吐握之勞，可謂兔角龜毛，而猗蘭賢侯之流芳遺馨，復秘醇乎今日也。但君侯謬聽以爲可取，則慙負之甚，不敢當其或自隗始者，則燾雖駑下，猶將勉強應命，燾以俗吏兼狂生，無學無行，唯一具傲骨磨磷未盡，與世枘鑿不相容，每鄙彼大人君子如鬼如帝，以勢凌人者，與彼有所抱負，而嘯嚚趨起，以鑽求之者，以爲不抵一文錢矣。若南郭一文人，未必知道，然風裁高遠，非有求於世者，而猗蘭賢侯以參政之尊，無所挾持，獨

結布衣之交，使百歲之下，咨嗟嘆艷，不能自己，無寧茲當元祿享保之間，若方技倡優，婦女僮豎之流，往往有節義忠信，以自著見，比之今日之滔滔不返，唯利是視者，其相距奚啻霄壤。故願君侯以德門盛事施之於今日，變如鬼如帝之習，而爲吐哺握髮之風，革嘯嚚次且之人，而爲節義忠信之士，則君侯之功不在撥亂反正之下，銘諸彝鼎，播諸歌頌，可也。妄言至此，幸恕其狂態，寒氣料峭，想台侯萬福，珍攝是專，不宣。

復伺庵書

日承教墨，盥漱圭誦，欣審體履，勝常奉職，匪懈振鐸之業，暨暨乎其盛也。敬賀敬賀，家大人對州之行，尊侯萬福。前月九日，達漢津，呼子浦及洪弟趨謁，小倉等事計已登徹，爾後絕不聞動靜，想應已航海至對鄙，信兩次，頃囑小倉石昌輔往對州，不知能至與否。肥對西隅，頓成胡越，瞻望不及，中心維傷，對信今應達東都，備悉尊况，不勝企望。所貶示庚午文稿，無慮若干篇，伏讀三日，卒業而興，東向拜曰：盛哉乎是守成之業，劉家之大福，蓋未艾也。昔在苾碣，龍種勃興，創業艱難，以為可繼我家大人以之，厥父畜厥子，乃

播而獲之，擘卿以之，夫文武之有成康也，漢祖之有文景也，孔氏之有子思也，班馬之有談遷彪固也，雖擬倫不等，而其創而守之者一也。故非獨王霸之業為然，至於文學之事，最有甚焉。徵諸往昔，可知也。前此三四年，我親擘卿之所為業，春葩搗艷，秋蘭流馥，彫章縟采，星陳波涌，摩屈宋之壘，而窺揚馬之墻，掇秦漢之雋，而遙齊梁之綺美，哉乎其文，蓋才子之文也。又一二年，睹其所為業，龍詭鵬運，神劄鬼鏤，落想乎天外，獵精乎域表，行文之妙，匪夷所思。至於其策事變論理勢，則曜藻鷲思，所向無前，可謂摩董賈之

壘而登歐蘇之堂也美哉乎其文蓋俊傑之文也今及覩庚午稿則辭氣渾涵而無輕浮之態援證精確而無生疎之患博而不放闕而能深美哉乎其文蓋醇儒之文也自非學益殖而才益老者何以至此乎夫擘卿年僅二十有四我覩其文三四年間而凡三變焉自是而往至於壯強至耆耄其益進而益變蓋不可禦此非我私於擘卿之言也唯鄂不之情或不免乎受疑者要當以將來定其論已耳雖然我所望於擘卿者不特止於是也今擘卿衣錦尚綢退然自損謹奉趨庭之訓而痛抑奔競之風此盛德之事宜

爲人師表者也然竊伏海瀕歷觀時事自非大有力量者有未必能辨目今之事者焉故願擘卿奮然自任不敢一意退損也夫天下之事至衆也請先論乎文夫惺羅尚矣元亨而還歷新室伊物諸子而其文丕變方今奎運之昌旁礴翕赫乎東都之間夫人奉唐宋以爲功今繩正綱密矩矱森如加以載籍之富窮搜之勤涵蓄大而材用夥考訂審而辨駁精以彼其學之勤宜若超乘乎古之作者而無之難者然也乃今承來喻殊乏其人僕竊惑焉豈學制謹嚴而其循守者或齷齪不足倚其有才焉者或放于繩墨之外

崇寧遺稿卷一
所以乏其人耶。且古者無多載籍，而其文若彼都下，
舶來之書，新鐫之籍，不勝其多，而其文如此，豈非坐
不善讀書而致然耶。竊謂人莫幸於多書，亦莫不幸
於多書。嘗讀清人著作，往往傷於多，而不能精，況其
下焉者乎。夫源濬而流長，本培而末昌，如是乎，則多
多益辨，否則未有不爲多所傷者也。夫藩國之有學，
奚足言，兼收并蓄，天下之士而陶鑄之，俾各有所成，
是司天下之教者之任也。且也閣老參政濟濟向學，
胄監有人，文教斯舉，乃隆右文之化，昌經世之學，河
潤沮洳，被及遐僻，如此乎，文章一技不足復道，而能

身任之者，非我擘卿將孰望乎。斯二端者，僕之所
望於擘卿，而且質疑者，幸吐露底蘊，不吝垂示。僕自
幼儻蕩，粒鹵不能力學，及稍長，輒嬰疾十餘年，晨昏
百毒，不安眠食，摧殘之餘，舊業瓦解，上之貽高堂之
憂，孤報國之念，下之不能撫至親，庇寒族，塊然舊廬，
咄咄書怪，唯以自咎而已。古人曰：人生事業，正在二
十三十時，然至三十，氣力已衰。唐文皇年十八，乃興
兵討賊，如本朝源義經，上杉謙信之流，其成大功，
皆在弱齡，歿中求生，勇往力前，以天下之事自任，則
中才以上，獨何不可爲之有。乃至殘年老生，而習佔

畢業帖括甘白首於太宗之長策者不亦大可哀也哉僕五六年來鬢髮變素者數十百莖齒牙搖痛豁其五六意思惛惛肝肺勞鬱臨風畏寒對食畏傷儼然如六七十人近來斷一切酒肉有時熊經烏伸劬養生家之爲稍稍覺有效然年過三十猶若而人也縱使復常亦不過於守舊廬保殘生爲村里之一潛夫而已耳非敢自棄也亦敘其近況爾昔者劉家伯仲碌碌無聞而卒成大業此我家故事擘卿勉之曩者奉浼數項統荷周旋有投未報感愧無量更煩寄題草堂之什愆思諸名勝併此辱貺感感節維半夏

霖未止惟珍攝以稱同胞之思恐悚不次

與井南涯書

自足下之東矣同社唯士德時過從爲文字飲猶且仍舊多累動輒咫尺千里若僕則累上架累向來志氣銷耗盡矣比之足下今日奚翅相去千里足下遭展驥之秋滅沒歷塊應益甚耳屢得東里弟書云足下游大人名益顯其所爲屬綴日進一日嚮者棣芳亦同足下業頻聞刮目佳事湊合吾黨吐氣我肥之大也絕無青衿東游者多歷年所今得足下輩奎運之盛駸駸乎復兆矣可慶頃者家公對行棣芳從游

足下後期畱守昌平然此何憾焉隸芳從家公揚文
旆會韓使頡頏麗藻馳騁妙論此攻城野戰平陽之
功也足下從東里翱翔藝林浸淫籍圃觀善輔仁進
德廣業此固根守本艱戾之功也不有行者孰執羈
紲不有居者孰扞牧圉一行一守功烈是侔勉之僕
亦嘗游都粗諳其俗勿論俗儒之記誦詞章乃如卓
犖自見者往往濡染乎都習而罔聞知也猶之蘭本
之漸乎醢者不自知其已變也今撮其要言之議論
多而成功少門戶分而勝心熾駁擊巧而製作拙援
据密而發明短此四弊者至於所謂大人先生不免

乎時或有之也假使其聞僕言必艱然怒其怒者所
以知其變於習也敢吐腹心爲足下贈與足下別約
便一回每得書一道書中必有詩若文自足下之東
廛屢得手書一道耳未嘗有隻句片章以蹈舊誓者
也豈其勤乎螢雪亦不遑他耶將日就月將包羅涵
蓄欲大有所述作而未發耶抑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耶僕則望蜀矣然足下亦未免乎爲無所負也諒之
不復豐后中島子玉書
子玉足下自宥丘解攜僕不復脩一字以問文況而
足下勤懇三四發書鱗屢浮沈唯六月一信至前是

見惠養脯而貴饋不副故未作謝契潤之罪無說分
疏而足下之中孚盈缶是在悠悠泛交之人猶感銘
之不暇況於僕傾倒之甚者乎自古才子難得而文
才最難得初足下之至自南豐縣令羽良史書代紹
介來囑僕僕意足下雖才特庸中之佼佼耳既窺一
班覩片羽稍稍從臾之文苑諸友之間及足下入茗
鬻才名彭彭然起暮月之間工詩之聲噪乎都下僕
又睹其屬文奇宕雋爽杼柚自出察其所抱負不可
涯涘僕聞人多矣頗受憐才之評自慙無實而獨於
足下爲甚得意僕自省俗吏無行謬受儒名家世之

故不必辭避然而凜風變淳節義掃地附炎狗利忘
恩背約儒名而跣行者踵相接僕甚嫉之唯足下風
骨矯矯蘭薰雪白平生好談節義使隼詬無恥之徒
辭舌而歿是其於文人才之又最難得者而鍾美於
足下一身不勝嘆服方今文運不振耆宿凋零東都
若鵬齋錦城之徒較膾炙人口者往往就木若一齋
慊堂之流各自樹幟者亦復不少關西唯有一賴子
成試論文才則餘子終應遜一籌耳若鬻諸生寮見
有生員五十奇才遠略不乏其人至於學術淺深則
未詳之也寮中丹州野田希一押漂船漢人赴崎陽

遭颶船破而人則無恙亦一奇事近有唐譯官某自長崎來入聖堂備吏員阪谷青木二子釋褐榮仕文社之會同盟益增摛揆亦盛是近來佳事足下再遊之期知在何時企予望之度日如年唯願其不爲晝餅僕自客年紛忙殊甚大朝姬主降嫁凡百倥傯事殷財匱而羈縻如囚毫無所益荏苒廢事獨思結廬墨水之濱飛鳥之麓謝事養生又浮游京攝間頗專心於學稍有所制述問世以了平生未了之願樂莫大焉每與侗庵談及此未嘗不爲之心馳也雖然僕老矣無能爲也四方交游之念隨亦灰冷待他年

從 世子歸藩高枕舊丘爲所欲爲亦可遂耳以足下靡他故此報知想新制如山勝事堆積縷示是幸書不盡言不一

與松田文學書

王子之游所謂天假良緣者非耶僕久有幽憂之疾乃撥冗游衍遵陸汎海唯意所適欲以醫疾朝食過虎門入櫻門抵龍口斷然遵陸至昌平橋走奴從與野田加藤二子輒欣然來是初之天假者也既從與足下輒復欣然而來觀藩侯之園攀吉祥之閣是中

觀藩侯之園所謂七十二楓百躑躅高句驪之銅槃
足利氏之偶人且宏敞之地岑蔚之丘足抗東台者
是終之天假者也於焉憇海老之亭臨清川面崇阜
嚼肥炙浮大白把臂喞喞議論風生愜然作燕趙悲
歌想僕則不勝盃酌潦倒肩輿搖兀之中一彈指已
達檣舟齋遂鼓餘勇與侗莽諸人揚扈騷雅始至夜
半可謂快極矣但憾金輪寺主推諉不遇而文苑數
子不得相共左提右挈親睹其撐腹塞胃之態然而
缺陷世界得此既為幸不必望蜀呵呵足下大解事
人也其為學能別涇渭辨淄澠而絕不作麀槽皮裏

叔孫通又有氣骨有風韻於今人中可謂兔角龜毛
僕天地間一長物而世或有逐臭之夫慙愧曷堪但
如斯游僻鄉之所無而得與同志長相周旋天之寵
靈亦不淺耳夏期結社往復以消鄙吝時下爽涼想
文候多勝餘附面盡不具

與永山二水書

疇昔所論諸項剴切明白如以麻姑之爪搔癢處所
謂洛閩之學大半墜地者信非虛語也彼以陽儒陰
佛考證諛博外為尊奉而內實枵然目不讀程朱之
書強為解事掩遮其短此與公然背馳無甚徑庭識

者在旁已不勝頽泚故每思與足下輩講明斯學以自脩治人唯晚節末路公私窘束於其間用力成志亦非易易吾人百歲光陰漫然擲之雲外而不省僕已落老境無復氣焰精采雖然翬翬之志猶謂爲學者當如赴血戰然其老者如齋藤實盛染髮赴敵壯志不衰然後爲得矣故啓沃君上每主張惜陰之說至其以下則滋甚目今舊社乏勇往氣屢論斥不已人或以僕爲狂不狂則其志不白雖以是獲罪於人不辭唯足下能知我心故吐露耳附面罄不一二

答琴峽公子書

令弟介園君來辱賜手教書辭悃悞推燾以有學有行聲名藉甚而以未得傾蓋爲歉且蒙示近製數篇懇請僭閱加以方金之惠意厚物腆極荷高誼不知公子過聽而過許之間音於聾訊途於盲燾也頽泚面赤不知所以報之然而竊諒此出於公子嗜學好士之本心而不遑審以告者之過也夫自有岐嶷羣雄代興虓鬪之俗濡染耳目至乎風流文雅蔑如也勢州老公出而右文之化斐然可觀又有賢子令孫以克紹箕裘天之於華胄何其篤也且公子爲紈綺子弟而不邇聲色專意典籍鑽研古道摛揆麗藻金

昆玉友前于後隅是則今之所絕無而僅有雖以燾之繇力薄材亦安得不竭慶而輸其分寸乎自顧俗事纏絲拮据不遑書香拂地醜態滿目思與若公子者逍遙乎埃壘之表以肆其志意不亦愉快乎燾禽鹿之野性不堪拘束挂冠非遠請姑待之燾聞岐嶒者天險無雙彷彿乎蠶叢魚鳧之地所產鳥獸草木形狀竒異往往非人所經見願聞其詳幸見視示時下暑退涼來想文候清福珍攝是專餘附後鴻不盡與息焉大夫書

昨日舟游甚樂爾時醉飽覺麟脯熊膈不足比行厨

之美而論禪競詩手談拇戰悉備于屋舫之間想計然之扁舟志和之泛宅亦無此事僕在其中浮白無算以煙火為下物以妓樂為鼓吹以墨陀之澆瀆浮濁為我綠酒以千萬億人之雜沓喧阗為我輿隸不自知余之為俗吏乎儒生乎庶民乎王侯乎快極豪極非筆舌所悉是信大夫之賜也獨感大夫枋國之暇不廢風騷雅量汪汪能容狂生如僕者孟子所謂孟獻子不挾貴者大夫有焉朝來蝟冗先此裁謝餘附面罄其粗率之罪統希海涵不乙

與黃泉和尚書

疇昔尊利晤言天假良緣聽聞和尚廣長舌天花亂
墜目眩口呿驚服不止繼而惠貺離章二闕贈遺豐
腆顧問殷勤何其篤摯乃爾家弟伺菴業儒者也每
口和尚弗置及今相見乃踰素聞且禁斷酒煙三四
十年制行勤嚴莫與爲比而談吐風流不受束縛欽
服欽服走俗吏也每憤流俗靡靡僧行汙潰亂如水
許傳中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禿轉毒轉毒轉禿
此雖詼諧足爲墮落沙門頂上一鍼況至於酒煙之
禁百無一二走還家後每口和尚弗置今渴仰之餘
聊此報知長崎要劇之地化外舶來四方輻湊既有

聖堂之設則宜有文行卓異之士以維持一方之教
而未聞有其人則闕典之大者已願和尚以良方便
從史諸人使文教斐然遐邇嚮風則其爲津筏孰大
焉此雖越俎之論恃愛吐實耳斷句二章謹步高礎
奉酬副以菲物以表寸忱幸叱存時維暄和惟自重
以副歸依之心不戢

賦詩雖有遺言大微其味雖同而尚長古天化
 陸曰賦曰法當振不立時而應隨雖章二則所遺
 賦體則賦動何其為外乃國家之詞務家賦詩也
 口和而和理又合相是乃論者謂且禁斷酒煙三
 賦編賦於詩必不增為此而欲杜風流不受未得
 秦隴隨心非詩以素古出素如尋寶珍節味則自重
 其出雖賦賦之辭辭實主實其體也二章辭亦高
 於賦詩亦對文格更其賦體其風其意其辭其大
 而末固有其大體固與之大格也賦味尚以身大
 潛窩文集卷一終

